隋書/卷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弼 張衡 楊汪 ◄

隋書
卷五十七
列傳第二十二　盧思道 李孝貞 薛道衡

► 明克讓 魏澹 陸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謇 許善心 李文博

盧思道

盧思道，字子行，范陽人也。祖陽烏，魏秘書監。父道亮，隱居不仕。思道聰爽俊辯，通倪不羈。年十六，遇中山劉松，松為人作碑銘，以示思道。思道讀之，多所不解，於是感激，閉戶讀書，師事河間邢子才。後思道複為文，以示劉松，松又不能甚解。思道乃喟然歎曰：「學之有益，豈徒然哉！」因就魏收借異書，數年之間，才學兼著。然不持操行，好輕侮人。齊天保中，《魏史》未出，思道先已誦之，由是大被笞辱。前後屢犯，因而不調。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于朝，解褐司空行參軍，長兼員外散騎侍郎，直中書省。文宣帝崩，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，擇其善者而用之。魏收、陽休之、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，唯思道獨得八首。故時人稱為「八米盧郎」。後漏泄省中語，出為丞相西閤祭酒，曆太子舍人、司徒錄事參軍。每居官，多被譴辱。後以擅用庫錢，免歸於家。嘗於薊北悵然感慨，為五言詩為見意，人以為工。數年，複為京畿主簿，曆主客郎、給事黃門侍郎，待詔文林館。周武帝平齊，授儀同三司，追赴長安，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《聽蟬鳴篇》，思道所為，詞意清切，為時人所重。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，而深歎美之。未幾，以母疾還鄉，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、宋護等舉兵作亂，思道預焉。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，罪當法，已在死中。神舉素聞其名，引出之，令作露布。思道援筆立成，文無加點，神舉嘉而宥之。後除掌教上士。高祖為丞相，遷武陽太守，非其好也。為《孤鴻賦》以寄其情曰：

餘志學之歲，自鄉里游京師，便見識知音，曆受群公之眷。年登弱冠，甫就朝列，談者過誤，遂竊虛名。通人楊令君、邢特進已下，皆分庭致禮，倒屣相接，翦拂吹噓，長其光價。而才本駑拙，性實疏懶，勢利貨殖，淡然不營。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，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。攝生舛和，有少氣疾。分符坐嘯，作守東原。洪河之湄，沃野彌望，囂務既屏，魚鳥為鄰。有離群之鴻，為羅者所獲，野人馴養，貢之于餘。置諸池庭，朝夕賞玩，既用銷憂，兼以輕疾。《大易》稱「鴻漸于陸」，羽儀盛也。《揚子》曰「鴻飛冥冥」，騫翥高也。《淮南》雲「東歸碣石」，違溽暑也。平子賦曰「南寓衡陽」，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，遠心高致，鵾鸞以降，罕見其儔，而鎩翮牆陰，偶影獨立，唼喋粃糠，雞鶩為伍，不亦傷乎！餘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，永言身事，慨然多緒，乃為之賦，聊以自慰雲。其詞曰：

惟此孤鴻，擅奇羽蟲，實稟清高之氣，遠生遼碣之東。氄毛將落，和鳴順風，壯冰雲厚，矯翅排空。出島嶼之綿邈，犯霜露之溟濛，驚絓魚之密網，畏落雁之虛弓。若其斗柄東指，女夷司月，乃遙集於寒門，遂輕舉于玄闕。至如天高氣肅，搖落在時，既嘯儔於淮浦，亦弄吭于江湄。摩赤霄以淩厲，乘丹氣之威夷，逆商飆之嫋嫋，玩陽景之遲遲。彭蠡方春，洞庭初綠，理翮整翰，群浮侶浴。振雪羽而臨風，掩霜毛而候旭，饜江湖之菁藻，飫原野之菽粟。行離離而高逝，響嗈嗈而相續，潔齊國之冰紈，皓密山之華玉。若乃晨沐清露，安趾徐步；夕息芳洲，延頸乘流；違寒競逐，浮沅水宿；避暑言歸，絕漠雲飛。望玄鵠而為侶，比硃鷺而相依，倦天衢之冥漠，降河渚之芳菲。忽值羅人設網，虞者懸機，永辭寥廓，蹈跡重圍。始則窘束籠樊，憂憚刀俎，靡軀絕命，恨失其所。終乃馴狎園庭，棲托池禦，稻粱為惠，恣其容與。於是翕羽宛頸，屏氣銷聲，滅煙霞之高想，悶江海之幽情。何時驤首奮翼，上淩太清，騫翥鼓舞，遠薄層城。惡禽視而不貴，小鳥顧而相輕，安控地而無恥，豈沖天之複榮！若夫圖南之羽，偉而去羨，棲睫之蟲，微而不賤，各遂性於天壤，弗企懷以交戰。不聽咸池之樂，不饗太牢之薦，匹晨雞而共飲，偶野鳧以同膳。匪揚聲以顯聞，寧校體而求見，聊寓形乎沼沚，且夷心於溏澱。齊榮辱以晏如，承君子之余眄。

開皇初，以母老，表請解職，優詔許之。思道自恃才地，多所陵轢，由是官途淪滯。既而又著《勞生論》，指切當時，其詞曰：

《莊子》曰：「大塊勞我以生。」誠哉斯言也！餘年五十，羸老雲至，追惟疇昔，勤矣厥生。乃著茲論，因言時雲爾。

罷郡屏居，有客造餘者，少選之頃，盱衡而言曰：「生者天地之大德，人者有生之最靈，所以作配兩儀，稱貴群品，妍蚩愚智之辯，天懸壤隔，行己立身之異，入海頓山。今吾子生於右地，九葉卿族，天授俊才，萬夫所仰，學綜流略，慕孔門之游、夏，辭窮麗則，擬漢日之卿、雲。行藏有節，進退以禮，不諂不驕，無慍無懌，偃仰貴賤之間，從容語默之際，何其裕也！下走所欣羨焉。」

餘莞爾而笑曰：「未之思乎？何所言之過也！子其清耳，請為左右陳之。夫人之生也，皆未若無生。在余之生，勞亦勤止，紈綺之年，伏膺教義，規行矩步，從善而登。巾冠之後，濯纓受署，韁鎖仁義，籠絆朝市。失翹陸之本性，喪江湖之遠情，淪此風波，溺於倒躓，憂勞總至，事非一緒。何則？地胄高華，既致嫌于管庫，才識美茂，亦受嫉於愚庸。篤學強記，聾瞽於焉側目，清言河瀉，木訥所以疚心。豈徒蟲惜春漿，鴟吝腐鼠，相江都而永歎，傅長沙而不歸，固亦魯值臧倉，楚逢靳尚，趙壹為之哀歌，張升於是慟哭。有齊之季，不遇休明，申脰就鞅，屏跡無地。段珪、張讓，金貝是視，賈謐、郭淮，腥臊可饜。淫刑以逞，禍近池魚，耳聽惡來之讒，足踐龍逢之血。周氏末葉，仍值僻王，斂笏升階，汗流浹背，莒客之踵躋焦原，匹茲非險，齊人之手執馬尾，方此未危。若乃羊腸、句注之道，據鞍振策，武落、雞田之外，櫛風沐雨，三旬九食，不敢稱弊，此之為役，蓋其小小者耳。今泰運肇開，四門以穆，冕旒司契於上，夔、龍佐命於下，岐伯、善卷，恥徇幽憂，卞隨、務光，悔從木石。餘年在秋方，已迫知命，情禮宜退，不獲晏安。一葉從風，無損鄧林之攢植，雙鳧退飛，不虧渤澥之游泳。耕田鑿井，晚息晨興，候南山之朝雲，攬北堂之明月。氾勝九穀之書，觀其節制，崔實四人之令，奉以周旋。晨荷蓑笠，白屋黃冠之伍，夕談穀稼，沾體塗足之倫。濁酒盈樽，高歌滿席，恍兮惚兮，天地一指。此野人之樂也，子或以是羨餘乎？」

客曰：「吾子之事，既聞之矣。他人有心，又請論其梗概。」餘答曰：「雲飛泥沉，卑高異等，圓行方止，動息殊致。是以摩霄運海，輕爵羅於藪澤，五衢四照，忽斤斧于山林。餘晚值昌辰，遂其弱尚，觀人事之隕獲，睹時路之邅危。玄冬修夜，靜言長想，可以累歎悼心，流涕酸鼻。人之百年，脆促已甚，奔駒流電，不可為辭。顧慕周章，數紀之內，窮通榮辱，事無足道。而有識者鮮，無識者多，褊隘凡近，輕險躁薄。居家則人面獸心，不孝不義，出門則諂諛讒佞，無愧無恥。退身知足，忘伯陽之炯戒，陳力就列，棄周任之格言。悠悠遠古，斯患已積，迄於近代，此蠹尤深。範卿捻讓之風，搢紳不嗣，《夏書》昏墊之罪，執政所安。朝露未晞，小車盈菫、石之巷，夕陽且落，皁蓋填閻、竇之裡。皆如脂如韋，俯僂匍匐，啖惡求媚，舐痔自親。美言諂笑，助其愉樂，詐泣佞哀，恤其喪紀。近通旨酒，遠貢文蛇，豔姬美女，委如脫屣，金銑玉華，棄同遺跡。及

鄧通失路，一簪之賄無餘，梁冀就誅，五侯之貴將起。向之求官買職，晚謁晨趨，刺促望塵之舊游，伊優上堂之夜客，始則亡魂褫魄，若牛兄之遇獸，心戰色沮，似葉公之見龍；俄而抵掌揚眉，高視闊步，結侶棄廉公之第，攜手哭聖卿之門。華轂生塵，來如激矢，雀羅暫設，去等絕弦。飴蜜非甘，山川未阻，千變萬化，鬼出神入。為此者皆衣冠士族，或有藝能，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靡愧友朋，莫慚妻子。外呈厚貌，內蘊百心，緜是則紆青佩紫，牧州典郡，冠幘劫人，厚自封殖。妍歌妙舞，列鼎撞鐘，耳倦絲桐，口飫珍旨。雖素論以為非，而時宰之不責，末俗蚩蚩，如此之敝。余則違時薄宦，屏息窮居，甚恥驅馳，深畏乾沒。心若死灰，不營勢利，家無儋石，不費囊錢。偶影聯官，將數十載，駑拙致笑，輕生所以告勞也。真人禦宇，斫雕為樸，人知榮辱，時反邕熙。風力上宰，內敷文教，方、邵重臣，外揚武節。被之大道，洽以淳風，舉必以才，爵無濫授。稟斯首鼠，不預衣簪，阿党比周，掃地俱盡，輕薄之儔，滅影窴跡。礫石變成瑜瑾，莨莠化為芝蘭。曩之扇俗攪時，駭耳穢目，今悉不聞不見，莫餘敢侮。《易》曰：'聖人作而萬物睹'，斯之謂乎！」

歲餘，被征，奉詔郊勞陳使。頃之，遭母憂，未幾，起為散騎侍郎，奏內史侍郎事。于時議置六卿，將除大理。思道上奏曰：「省有駕部，寺留太僕，省有刑部，寺除大理，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，誠為未可。」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，朝臣犯笞罪，請以贖論，上悉嘉納之。是歲，卒于京師，時年五十二。上甚惜之，遣使弔祭焉。有集三十卷，行于時。子赤松，大業中，官至河東長史。

從父兄 昌衡

昌衡字子均。父道虔，魏尚書僕射。昌衡小字龍子，風神淡雅，容止可法，博涉經史，工草行書。從弟思道，小字釋奴，宗中俱稱英妙。故幽州為之語曰：「盧家千里，釋奴、龍子。」年十七，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，兼外兵參軍。齊氏受禪，曆平恩令、太子舍人。尋為僕射祖孝徵所薦，遷尚書金部郎。孝徵每曰：「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，自謂無愧幽州矣。」其後兼散騎侍郎，迎勞周使。武帝平齊，授司玉中士，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。開皇初，拜尚書祠部侍郎。高祖嘗大集群下，令自陳功績，人皆競進，昌衡獨無所言。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。陳使賀徹、周濆相繼來聘，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。未幾，出為徐州總管長史，甚有能名。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：「德為人表，行為士則。」論者以為美談。嘗行至浚儀，所乘馬為他牛所觸，因致死。牛主陳謝，求還價直，昌衡謂之曰：「六畜相觸，自關常理，此豈人情也，君何謝？」拒而不受。性寬厚不校，皆此類也。轉壽州總管長史。總管宇文述甚敬之，委以州務。歲餘，遷金州刺史。仁壽中，

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，及還，以奉使稱旨，授儀同三司，賜物三百段。昌衡自以年在懸車，表乞骸骨，優詔不許。大業初，征為太子左庶子，行詣洛陽，道卒，時年七十二。子寶素、寶胤。

李孝貞

李孝貞，字元操，趙郡柏人人也。父希禮，齊信州刺史，世為著姓。孝貞少好學，能屬文。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。簡靜不妄通賓客，與從兄儀曹郎中騷、太子舍人季節、博陵崔子武、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。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。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，求婚於孝貞。孝貞拒之，由是有隙，陰譖之，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。後曆中書舍人、博陵太守、司州別駕，複兼散騎常侍、聘周使副，還除給事黃門侍郎。周武帝平齊，授儀同三司、少典祀下大夫。宣帝即位，轉吏部下大夫。高祖為丞相，尉迥作亂相州，孝貞從韋孝寬擊之，以功授上儀同三司。開皇初，拜馮翊太守，為犯廟諱，於是稱字。後數歲，遷蒙州刺史，吏民安之。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，人問其故，慨然歎曰：「五十之年，倏焉而過，鬢垂素髮，筋力已衰，宦意文情，一時盡矣，悲夫！」然每暇日，輒引賓客弦歌對酒，終日為歡。征拜內史侍郎，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。然孝貞無干劇之用，頗稱不理，上譴怒之，敕禦史劾其事，由是出為金州刺史。卒官。所著文集二十卷，行於世。有子允玉。

孝貞弟孝威，亦有雅望，大業中，官至大理少卿。

薛道衡

薛道衡，字玄卿，河東汾陰人也。祖聰，魏濟州刺史。父孝通，常山太守。道衡六歲而孤，專精好學。年十三，講《左氏傳》，見子產相鄭之功，作《國僑贊》，頗有詞致，見者奇之。其後才名益著，齊司州牧、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。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，一代偉人，見而嗟賞。授奉朝請。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，歎曰：「鄭公業不亡矣。」河東裴讜目之曰：「自鼎遷河朔，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，今複遇薛君矣。」武成作相，召為記室，及即位，累遷太尉府主簿。歲餘，兼散騎常侍，接對周、陳二使。武平初，詔與諸儒修定《五禮》，除尚書左外兵郎。陳使傅縡聘齊，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。縡贈詩五十韻，道衡和之，南北稱美。魏收曰：「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。」待詔文林館，與范陽盧思道、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。複以本官直中書省，尋拜中書侍郎，仍參太子侍讀。後主之時，漸見親用，于時頗有附會之譏。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，道衡具陳

備周之策，孝卿不能用。及齊亡，周武引為禦史二命士。後歸鄉里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。

高祖作相，從元帥梁睿擊王謙，攝陵州刺史。大定中，授儀同，攝邛州刺史。高祖受禪，坐事除名。河間王弘北征突厥，召典軍書，還除內史舍人。其年，兼散騎常侍，聘陳主使。道衡因奏曰：「江東蕞爾一隅，僭擅遂久，實由永嘉已後，華夏分崩。劉、石、符、姚、慕容、赫連之輩，妄竊名號，尋亦滅亡。魏氏自北徂南，未遑遠略。周、齊兩立，務在兼併，所以江表逋誅，積有年祀。陛下聖德天挺，光膺寶祚，比靈斯三代，平一九州，豈容使區區之陳，久在天網之外？臣今奉使，請責以稱藩。」高祖曰：「朕且含養，置之度外，勿以言辭相折，識朕意焉。」江東雅好篇什，陳主尤愛雕蟲，道衡每有所作，南人無不吟誦焉。及八年伐陳，授淮南道行台尚書吏部郎，兼掌文翰。王師臨江，高熲夜坐幕下，謂之曰：「今段之舉，克定江東已不？君試言之。」道衡答曰：「凡論大事成敗，先須以至理斷之。《禹貢》所載九州，本是王者封域。後漢之季，群雄競起，孫權兄弟遂有吳、楚之地。晉武受命，尋即吞併，永嘉南遷，重此分割。自爾已來，戰爭不息，否終斯泰，天道之恆。郭璞有雲：'江東偏王三百年，還與中國合。'今數將滿矣。以運數而言，其必克一也。有德者昌，無德者亡，自古興滅，皆由此道。主上躬履恭儉，憂勞庶政，叔寶峻宇雕牆，酣酒荒色。上下離心，人神同憤，其必克二也。為國之體，在於任寄，彼之公卿，備員而已。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，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，本非經略之才，蕭摩訶、任蠻奴是其大將，一夫之用耳。其必克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無德而小，量其甲士，不過十萬。西自巫峽，東至滄海，分之則勢懸而力弱，聚之則守此而失彼。其必克四也。席捲之勢，其在不疑。」熲忻然曰：「君言成敗，事理分明，吾今豁然矣。本以才學相期，不意籌略乃爾。」還除吏部侍郎。後坐抽擢人物，有言其党蘇威，任人有意故者，除名，配防嶺表。晉王廣時在揚州，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，將奏留之。道衡不樂王府，用漢王諒之計，遂出江陵道而去。尋有詔征還，直內史省。晉王由是銜之，然愛其才，猶頗見禮。後數歲，授內史侍郎，加上儀同三司。

道衡每至構文，必隱坐空齋，蹋壁而臥，聞戶外有人便怒，其沉思如此。高祖每曰：「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。」然誡之以迂誕。後高祖善其稱職，謂楊素、牛弘曰：「道衡老矣，驅使勤勞，宜使其硃門陳戟。」於是進位上開府，賜物百段。道衡辭以無功，高祖曰：「爾久勞階陛，國家大事，皆爾宣行，豈非爾功也？」道衡久當樞要，才名益顯，太子諸王爭相與交，高熲、楊素雅相推重，聲名籍甚，無競一時。

仁壽中，楊素專掌朝政，道衡既與素善，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，因出檢校襄州總管。道

衡久蒙驅策，一旦違離，不勝悲戀，言之哽咽。高祖愴然改容曰：「爾光陰晚暮，侍奉誠勞。朕欲令爾將攝，兼撫萌俗。今爾之去，朕如斷一臂。」於是賚物三百段，九環金帶，並時服一襲，馬十匹，慰勉遣之。在任清簡，吏民懷其惠。

煬帝嗣位，轉番州刺史。歲餘，上表求致仕。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：「道衡將至，當以秘書監待之。」道衡既至，上《高祖文皇帝頌》，其詞曰：

太始太素，荒茫造化之初；天皇地皇，杳冥書契之外。其道絕，其跡遠，言談所不詣，耳目所不追。至於入穴登巢，鶉居鷇飲，不殊於羽族，取類于毛群，亦何貴於人靈，何用於心識？羲、軒已降，爰暨唐、虞，則乾象而施法度，觀人文而化天下，然後帝王之位可重，聖哲之道為尊。夏後、殷、周之國，禹、湯、文、武之主，功濟生民，聲流《雅頌》，然陵替於三五，慚德於干戈。秦居閏位，任刑名為政本，漢執靈圖，雜霸道而為業。當塗興而三方峙，典午末而四海亂。九州封域，窟穴鯨鯢之群；五都遺黎，蹴踏戎馬之足。雖玄行定嵩、洛，木運據崤、函，未正滄海之流，詎息昆山之燎！協千齡之旦暮，當萬葉之一朝者，其在大隋乎？

粵若高祖文皇帝，誕聖降靈，則赤光照室，韜神晦跡，則紫氣騰天。龍顏日角之奇，玉理珠衡之異，著在圖籙，彰乎儀錶。而帝系靈長，神基崇峻，類邠、岐之累德，異豐、沛之勃起。俯膺曆試，納揆賓門，位長六卿，望高百辟，猶重華之為太尉，若文命之任司空。蒼曆將盡，率土糜沸，玉弩驚天，金芒照野。奸雄挺禍，據河朔而連海岱；猾長縱惡，杜白馬而塞成皋。庸、蜀逆命，憑銅梁之險；鄖、黃背誕，引金陵之寇。三川已震，九鼎將飛。高祖龍躍鳳翔，濡足授手，應赤伏之符，受玄狐之籙，命百下百勝之將，動九天九地之師，平共工而殄蚩尤，翦犬契竄而戮鑿齒。不煩二十八將，無假五十二征，曾未逾時，妖逆鹹殄，廓氛霧于區宇，出黎元於塗炭。天柱傾而還正，地維絕而更紐。殊方稽顙，識牛馬之內向；樂師伏地，懼鐘石之變聲。萬姓所以樂推，三靈於是改卜。壇場已備，猶弘五讓之心；億兆難違，方從四海之請。光臨寶祚，展禮郊丘，舞六代而降天神，陳四圭而饗上帝，乾坤交泰，品物鹹亨。酌前王之令典，改易徽號；因庶萌之子來，移創都邑。天文上當硃鳥，地理下據黑龍，正位辨方，揆影於日月，內宮外座，取法於辰象。懸政教于魏闕，朝群後於明堂，除舊佈新，移風易俗。天街之表，地脈之外，獯獫孔熾，其來自久，橫行十萬，樊噲於是失辭，提步五千，李陵所以陷沒。周、齊兩盛，競結旄頭，娉狄後於漠北，未足息其侵擾，傾珍藏于山東，不能止其貪暴。炎靈啟祚，聖皇馭宇，運天策於帷扆，播神威于沙朔，柳室、氈裘之長，皆為臣隸，瀚海、蹛林之地，盡充池苑。三吳、百越，九江五湖，地分南北，天隔內外，談黃旗紫蓋之氣，

恃龍蟠獸據之險，恆有僭偽之君，妄竊帝王之號。時經五代，年移三百，爰降皇情，永懷大道，湣彼黎獻，獨為匪人。今上利建在唐，則哲居代，地憑宸極，天縱神武，受脤出車，一舉平定。於是八荒無外，九服大同，四海為家，萬里為宅。乃休牛散馬，偃武修文。

自華夏亂離，綿積年代，人造戰爭之具，家習澆偽之風，聖人之遺訓莫存，先王之舊典鹹墜。爰命秩宗，刊定《五禮》，申敕太子，改正六樂。玉帛樽俎之儀，節文乃備；金石匏革之奏，雅俗始分。而留心政術，垂神聽覽，早朝晏罷，廢寢忘食，憂百姓之未安，懼一物之失所。行先王之道，夜思待旦；革百王之弊，朝不及夕。見一善事，喜彰于容旨；聞一愆犯，歎深於在予。薄賦輕徭，務農重穀，倉廩有紅腐之積，黎萌無阻饑之慮。天性弘慈，聖心惻隱，恩加禽獸，胎卵於是獲全，仁沾草木，牛羊所以勿踐。至於憲章重典，刑名大辟，申法而屈情，決斷於俄頃，故能彝倫攸敘，上下齊肅。左右絕諂諛之路，縉紳無勢力之門。小心翼翼，敬事於天地；終日乾乾，誡慎於亢極。陶黎萌於德化，致風俗于太康，公卿庶尹，遐邇嶽牧，僉以天平地成，千載之嘉會，登封降禪，百王之盛典，宜其金泥玉檢，展禮介丘，飛聲騰實，常為稱首。天子為而不恃，成而不居，沖旨凝邈，固辭弗許。而雖休勿休，上德不德，更乃潔誠岱岳，遜謝愆咎。方知六十四卦，謙捼之道為尊，七十二君，告成之義為小，巍巍蕩蕩，無得以稱焉。而深誠至德，感達於穹壤，和氣薰風，充溢於宇宙。二儀降福，百靈薦祉，日月星象，風雲草樹之祥，山川玉石，鱗介羽毛之瑞，歲見月彰，不可勝紀。至於振古所未有，圖籍所不載，目所不見，耳所未聞。古語稱聖人作，萬物睹，神靈滋，百寶用，此其效矣。

既而游心姑射，脫屣之志已深；鑄鼎荊山，升天之駕遂遠。凡在黎獻，具惟帝臣，慕深考妣，哀纏弓劍，塗山幽峻，無複玉帛之禮，長陵寂寞，空見衣冠之遊。若乃降精慓怒，飛名帝籙，開運握圖，創業垂統，聖德也；撥亂反正，濟國寧人，六合八紘，同文共軌，神功也；玄酒陶匏，雲和孤竹，禋祀上帝，尊極配天，大孝也；偃伯戢戈，正禮裁樂，納民壽域，驅俗福林，至政也。張四維而臨萬宇，侔三皇而並五帝，豈直錙銖周、漢，麼麼魏、晉而已。雖五行之舞，每陳於清廟，九德之歌，無絕於樂府，而玄功暢洽，不局於形器，懿業遠大，豈盡於揄揚。

臣輕生多幸，命偶興運，趨事紫宸，驅馳丹陛，一辭天闕，奄隔鼎湖，空有攀龍之心，徒懷蓐蟻之意。庶憑毫翰，敢希贊述！昔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，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，盡其心之所存，望其力之所及，輒緣斯義，不覺斐然。乃作頌曰：

悠哉邃古，邈矣季世，四海九州，萬王千帝。三代之後，其道逾替，爰逮金行，不勝其弊。戎狄猾夏，群凶縱慝，竊號淫名，十有餘國。怙威逞暴，悖禮亂德，五嶽塵飛，三象霧塞。玄精啟曆，發跡幽方，併吞寇偽，獨擅雄強。載祀二百，比祚前王，江湖尚阻，區域未康。句吳閩越，河朔渭涘，九縣瓜分，三方鼎跱。狙詐不息，干戈競起，東夏雖平，亂離瘼矣。五運葉期，千年肇旦，赫矣高祖，人靈攸贊。聖德迴生，神謀獨斷，殫惡彰善，夷凶靜難。宗伯撰儀，太史練日，孤竹之管，雲和之瑟。展禮上玄，飛煙太一，珪璧朝會，山川望秩。占揆星景，移建邦畿，下憑赤壤，上葉紫微。布政衢室，懸法象魏，帝宅天府，固本崇威。匈河瀚海，龍荒狼望，種落陸梁，時犯亭障。皇威遠懾，帝德遐暢，稽顙歸誠，稱臣內向。吳越提封，鬥牛星象，積有年代，自稱君長。大風未繳，長鯨漏網，授鉞天人，豁然清蕩。戴日戴鬥，太平太蒙，禮教周被，書軌大同。複禹之跡，成舜之功，禮以安上，樂以移風。憂勞庶績，矜育黔首，三面解羅，萬方引咎。納民軌物，驅時仁壽，神化隆平，生靈熙阜。虔心恭己，奉天事地，協氣橫流，休徵紹至。壇場望幸，雲亭虛位，推而不居，聖道彌粹。齊跡姬文，登發嗣聖，道類漢光，傳莊寶命。知來藏往，玄覽幽鏡，鼎業靈長，洪基隆盛。崆峒問道，汾射窅然，禦辯遐逝，乘雲上仙。哀纏率土，痛感穹玄，流澤萬葉，用教百年。尚想睿圖，永惟聖則，道洽幽顯，仁沾動植。爻象不陳，乾坤將息，微臣作頌，用申罔極。

帝覽之不悅，顧謂蘇威曰：「道衡致美先朝，此《魚藻》之義也。」於是拜司隸大夫，將置之罪。道衡不悟。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，知必及禍，勸之杜絕賓客，卑辭下氣，而道衡不能用。會議新令，久不能決，道衡謂朝士曰：「向使高熲不死，令決當久行。」有人奏之，帝怒曰：「汝憶高熲邪？」付執法者勘之。道衡自以非大過，促憲司早斷。暨于奏日，冀帝赦之，敕家人具饌，以備賓客來候者。及奏，帝令自盡。道衡殊不意，未能引訣。憲司重奏，縊而殺之，妻子徙且末。時年七十。天下冤之。有集七十卷，行於世。

從弟 孺

有子五人，收最知名，出繼族父孺。孺清貞孤介，不交流俗，涉歷經史，有才思，雖不為大文，所有詩詠，詞致清遠。開皇中，為侍御史、揚州總管司功參軍。每以方直自處，府僚多不便之。及滿，轉清陽令、襄城郡掾，卒官。所經並有惠政。與道衡偏相友愛，收初生，即與孺為後，養於孺宅。至於成長，殆不識本生。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，就孺借刀子割爪甲。孺以仲操非雅士，竟不與之。其不肯妄交，清介獨行，皆此類也。

道衡兄子邁，官至選部郎，從父弟道實，官至禮部侍郎、離石太守，並知名於世。從子德音，有雋才，起家為游騎尉。佐魏澹修《魏史》，史成，遷著作佐郎。及越王侗稱制東都，王世充之僭號也，軍書羽檄，皆出其手。世充平，以罪伏誅。所有文筆，多行于時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二三子有齊之季，皆以辭藻著聞，爰曆周、隋，鹹見推重。李稱一代俊偉，薛則時之令望，握靈蛇以俱照，騁逸足以並驅，文雅縱橫，金聲玉振。靜言揚榷，盧居二子之右。李、薛紆青拖紫，思道官途寥落，雖窮通有命，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。